

本文引用:陈敏,肖璐. 刍议易学思想对《傅青主女科》的影响[J].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20, 40(1):46-49.

刍议易学思想对《傅青主女科》的影响

陈敏¹, 肖璐^{2*}

(1. 遵义医科大学第五附属(珠海)医院, 广东 珠海 519100; 2. 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, 广东 珠海 519041)

[摘要] 《傅青主女科》为阐述妇女生理、病理特点及诸病临床表现与治疗的妇科专著。傅青主喜用易学理论来解释医理, 但易理深博, 不易理解。本文从《易经》中阴阳、五行、象数易理等方面探讨了易学思想对该书的影响, 也对傅氏的一些观点作了解释和说明, 希望能为读者研习该书提供一定的参考。

[关键词] 易学思想; 傅青主女科; 阴阳; 五行; 象数

[中图分类号] R22 **[文献标志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doi:10.3969/j.issn.1674-070X.2020.01.011

Humble Opinions on Effects of Yi-ology on *FU Qingzhu's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*

CHEN Min¹, XIAO Lu^{2*}

(1.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in Zhuhai, Zhuhai, Guangdong 519100, China;

2. Zhuhai Campus of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, Zhuhai, Guangdong 519100, China)

[Abstract] *FU Qingzhu's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* is a gynecological monograph that explains th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 and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. FU Qingzhu has preference for using Yi-ology theory to explain medical science. Yi-ology is profound, and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.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Yi-ology on the book from the aspects of Yin-Yang relationship, five elements theory and image-number-Yi-principle in *the Book of Changes*. It also explained some of FU's viewpoints, hoping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s for readers studying this book.

[Keywords] Yi-ology theory; *FU Qingzhu's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*; Yin-Yang; five elements; image number

《傅青主女科》为清代傅山(字青主)所著, 本书主要阐明了妇女生理、病理特点及诸病临床表现与治疗。诊断辨证以肝、脾、肾三脏立论, 治则以培补气血, 调理脾胃为主。该书论述简明扼要, 立法严谨, 方药大多简明效验。后人评价:“其居心与仲景同, 立方与仲景异……谈证不落古人窠臼, 制方不失古人准绳。用药纯和, 无一峻品; 辨证详明, 一目了然。病重者, 十剂奏功; 病浅者, 数服立愈。较仲景之《伤寒

论》, 方虽不同, 而济世之功则一也。”(《傅青主女科·序》)可见对该书所出方剂的评价甚高。自清以降, 对该书的评价多是方高于理, 认为该书所载方剂临床实用性较强, 疗效可靠, 往往数剂而起沉疴; 然而对其所阐述的妇科理论, 却多有微词^[1-4]。其主要原因有二: 其一, 其立论多源于自身体会, 少承袭前人之说^[5]; 其二, 以儒家义理通于医理, 尤其是将易学理论运用于中医妇科理论的说明更使其显于晦涩。本文

[收稿日期] 2019-03-09

[基金项目] 广东省中医药局科研资助项目(20201324); 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项目(A2018438, B2019005); 遵义医科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资金项目(BS2018-02, F880)。

[作者简介] 陈敏, 男, 副主任中医师, 主要从事经方结合针灸治疗疑难病的临床研究。

[通讯作者] * 肖璐, 女, 博士, 副教授, E-mail: hbx1527@163.com。

便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易学思想对该书产生的影响。

1 阴阳水火,既济方平

既济卦(☵☲)为《易经》中第六十三卦,乃坎(水☵)上离(火☲)下之卦,“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”,水上火下,象征着水得火暖、火得水滋的阴平阳秘状态^[6-7]。若反之,则是离(火)上坎(水)下之未济卦(☲☵),表示阴阳失去平衡,心肾不交、水火不能互滋互用的病理状态^[8]。傅青主善于运用这一理论来说明人体阴精与阳气的关系。如《傅青主女科·身瘦不孕》一篇中,傅氏就用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身瘦不孕的机制和治疗方法:“妇人有瘦怯身躯,久不孕育,一交男子,即卧病终朝……况瘦人多火,而又泄其精,则水益少而火益炽,水虽制火,而肾精空乏,无力以济,成火在水上之卦,所以倦怠而卧也……治法必须大补肾水而平肝木,水旺则血旺,血旺则火消,便成水在火上之卦”。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了阴虚瘦弱不孕者的病机即阴虚火旺,治疗必须滋阴水而平虚火,转未济为既济。

傅氏同时也用该理论解释妇科生理病理中的脏腑关系。《傅青主女科·经前大便下血》篇论及经前大便下血的原因:“不知胞胎之系,上通心而下通肾,心肾不交,则胞胎之血,两无所归,而心肾二经之气,不来照摄,听其自便,所以血不走小肠而走大肠也……盖经水之妄行,原因心肾之不交;今不使水火之既济,而徒治其胞胎,则胞胎之气无所归,而血安有归经之日!”故傅氏在治疗上“大补其心与肾,使心肾之气交,而胞胎之气自不散,则大肠之血自不妄行,而经自顺矣”。

傅氏将原本在藏象理论中表示心肾关系的“水火既济”理论,拓展到其他脏腑,凡涉及到某两脏腑的阴阳关系时,傅氏皆喜用此论释之。如《傅青主女科·产后恶心呕吐》篇中,傅氏就将此理论运用到肾精与胃阳(火)的关系:“夫胃为肾之关,胃之气寒,则胃气不能行于肾之中;肾之气寒,则肾气亦不能行于胃之内,是肾与胃不可分而两之也……盖新产之余,水乃遽然涸去,虚火尚不能生,火既不生,而寒之象自现。治法宜补其肾中之火,然火无水济,则火在水上,未必不成火动阴虚之症;必须于水中补火,肾中温胃,而后肾无太热之患,胃有既济之欢也”。他还

进一步联系到了其他脏腑,如《傅青主女科·黑带下》篇中论及心胃与肺肾的互济关系:“此胃火太旺,与命门、膀胱、三焦之火合而熬煎,所以熬干而变为炭色,断是火热之极之变,而非少有寒气也。此等之症,不至发狂者,全赖肾水与肺金无病,其生生不息之气,润心济胃以救之耳,所以但成黑带之症,是火结于下而不炎于上也”。

在药物的使用上,傅青主也用此理论制方处药。同样在《傅青主女科·黑带下》篇中,傅氏用“利火汤”来治疗黑带下,方药解析时有如此说明:“今用黄连、石膏、栀子、知母一派寒凉之品,入于大黄之中,则迅速扫除……则火退水进,便成既济之卦矣”。可见,“水火既济”的思想已贯穿了该书理、法、方、药的各个层面。

2 之于女子,尤重于“阴”

傅青主重视阴阳互助关系,但与《伤寒论》之更重阳气^[9]不同,“阴阳同病”时,傅氏保阴的用心明显强于治“阳”,毕竟,“女子以血为先天”,傅青主对这句话的理解更为深刻。

《傅青主女科·经水先期》篇中,傅氏将月经先期的原因归纳为两种:“先期者火气之冲,多寡者水气之验,故先期而来多者,火热而水有余也;先期而来少者,火热而水不足也”。对于火热而水不足者,其治疗“不必泄火,只专补水,水既足而火自消矣,亦既济之道也”。方用两地汤(大生地、元参、白芍、麦冬肉、地骨皮、阿胶),纯是补水之味。然而,对于火盛且水有余者,傅氏却认为“火不可任其有余,而水断不可使之不足。治之法但少清其热,不必泄其水也”,可见,对于自认为水有余之证,傅氏也绝不轻易利水,方用清经散,并且补充道:“此方虽是清火之品,然仍是滋水之味,火泄而水不与俱泄,损而益也”。这里的损和益,分别是易经中的两卦。损(☵☱)是将寓意较好的泰卦(☰☷)下卦乾卦之一阳爻换位到上卦坤卦的上方,使得阴阳爻不当位,而呈现出的不太好的景象。益(☱☷)是将本来寓意不太好的否卦(☷☰)上卦乾卦的阳爻剥下,置于下卦坤卦之下,形成阴阳爻较为当位的较好景象。损之益,仅仅将损卦下的阳爻抽走,放到了上卦的上方,一爻之变,火清水宁,主爻当位,阴阳变换。而这过程中,坤卦(阴)始终没有变过,变的只是乾卦(阳)。傅氏用这个变化,表达了清经散清

火而不利水的原因,体现了在治疗妇科疾病时,他对于“阴”的重视。

对于为何更重养阴,傅氏在《傅青主女科·妊娠口干咽疼》一篇中讲得更明确,妊娠至三四个月,自觉口干咽痛、胎动不安,甚则血流如经水者,是火热之邪为患,但依然当以滋水为主,“然而火之有余,仍是水之不足,所以火炎而胎必动,补水则胎自安,亦既济之义也。惟是肾水不能遽生,必须滋补肺金,金润则能生水,而水有逢源之乐矣。水既有本,则源泉混混,而火又何难制乎”。故制“润燥安胎汤”,该方中除黄芩一味有明显清热作用之外,皆为清润滋水之品,而其中道理,或可从“肾水不能遽生”来窥见,这或许也是傅氏重视调补肝脾肾的重要原因之一^[10]。

在处方用药上,傅氏也贯彻了这一思想,滋阴养血之品往往优先于益气补阳之剂。在《傅青主女科·产前后方证宜忌》篇中论产后寒热的治疗时,傅氏明确指出:“凡新产后,荣卫俱虚,易发寒热……当于生化汤中加扶脾消食之药。大抵产后先宜补血,次补气”。甚至具体指出药物的选择“若偏补气而专用参芪,非善也。产后补虚,用参、芪、芎、归、白术、陈皮、炙草,热轻则用茯苓淡渗之药,其热自除”可见,即便补气,也一定要伍以补血调血之品。

3 五行幻化,岂唯丹玄

对于五行间的相互影响及相互作用的结果,傅氏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。如《傅青主女科·黄带下》篇中,傅氏对于黄带下的形成原因,有着创见式的分析:“夫湿者,土之气,实水之侵;热者,火之气,实木之生。水色本黑,火色本红,今湿与热合,欲化红而不能,欲返黑而不得,煎熬成汁,因变为黄色矣。此乃不从水火之化,而从湿化也”。他认为黄色是黑红相煎而化出的一种颜色,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。利用道家理论对其作了更深入地分析:“所以世之人有以黄带为脾之湿热,单去治脾而不得痊者,是不知真水、真火合成丹邪、元邪,绕於任脉、胞胎之间,而化此黔色也,单治脾何能痊乎!”这种理论即便在其追随者看来,也是不太好理解的。祁尔诚便在该段文字中留下了自己的疑惑也勉强作了解释:“丹邪、元邪四字未晰……如净银倾入铅铜,便不成正色矣。

真水真火与邪混合为一则不但侵矣,所以色变。”^[10]丹者,赤也;元者,玄也,为避康熙帝讳,故如此书,赤者火,玄者水,实际上就是水火之邪相争而幻化出非赤非黑的黄(黔)色。

在《傅青主女科·青带下》篇中,傅氏也颠覆了我们认为的水木关系,“但肝木最喜水润,湿亦水之积,似湿非肝木之所恶,何以竟成青带之症?不知水为肝木之所喜,而湿实肝木之所恶,以湿为土之气故也。以所恶者合之所喜必有违者矣”。祁尔成在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:“脾土喜燥而恶湿,土病湿则木必乘之,木又为湿土之气所侮,故肝亦病。”这就非常巧妙地在本来是相生关系的水与木之间打入了一个“楔子”,使得其关系不再如传统五行关系所描述的那般直接,也很好解释了青带下产生的原因。

4 天一之水,坎中真阳

水火是阴阳在人身最直接的体现,《黄帝内经·阴阳应象大论》认为“水火者,阴阳之征兆也”。傅青主又因女子以阴血为本的特点,故对于“水”的理解与重视非同一般了。水在八卦中以坎卦(☵)来代表,在人身上象征着人体的水液和主水的肾脏,尤其是肾中真阴,恰合此象,所谓先天之水者也^[11]。此卦最大的特点就是外柔而内刚,外阴而内阳,而历代易学家对此卦中“阳爻”的意义都盛赞有加,誉之为坎中一点“真阳”,卦象也提示我们,真阴的内部是有真阳蕴藏和主宰的,这也是阴阳互根互用关系的体现。对于这一点,《傅青主女科·年未老经水断》篇认为:“且经原非血也,乃天一之水,出自肾中,是至阴之精而有至阳之气,故其色赤红似血,而实非血,所以谓之天癸……此经之所以闭塞有似乎血枯,而实非血枯耳。治法必须散心肝脾之郁,而大补其肾水,仍大补其心肝脾之气,则精溢而经水自通矣。”故其所用来回经的益经汤中杜仲、人参皆为此一点真阳而设。

对产后气喘一症,傅氏拟救脱活母汤主之。在阐述方义时,特地提到了肉桂的作用:“新产之后,用补阴之药,臑滞不行,又加肉桂以补命门之火,使火气有根,助人参以生气,且能运化地黄之类,以化精生血……”。可见傅氏也认识到补阴也需点阳之妙,可是补这一点坎中之阳也十分有讲究,需得有引阳入阴、正位龙火之效者方可,非芪、姜之类可比。此正合

“潜龙勿用”之意,“若过于助阳,万一血随阳动瘀而上行,亦非保全之策”。

除以上所述几个方面,《傅青主女科》中还有较多“易”的内涵,如利用卦象之象义来解释医理病机者。该书开篇为“白带下”篇,在解释白带产生的原因时,傅青主云:“夫白带乃湿盛而火衰,肝郁而气弱,则脾土受伤,湿土之气的下陷……治法宜大补脾胃之气,稍佐以舒肝之品,使风木不闭塞於地中,则地气自升腾於天上,脾气健而湿气消,自无白带之患矣”。很明显,这是借助了升卦中风木行于地下将要升发之象。除此之外,五行八卦与奇经八脉的结合等,也多有所见。可见易学思想确实充斥在该书理法方药的各个层次,且运用自如、引证娴熟。

5 结语

《傅青主女科》自成书以来,皆为研习中医妇科者必读之作,验之临床,其疗效备受推崇。有此成就除因傅山自身悟性与丰富的临证经验之外,与其博通经史及佛道之学,将儒家义理通于医理不无关系。傅氏在哲学上打破宋明儒学正统之见,系统地研究和评注百家之学,把诸子和六经并列,提倡“经子不分”,开清代子学研究之风气,且工于书画,武艺精湛。由于其见识广博、学无桎梏,故思维灵动,治病不拘学派,用药不泥方书,医名颇重于当时^[12]。而这其中,通晓易理,尤为重要。“医者,易也”,傅青主论易于医,既遵循易理,又将其理运用发展,如将水火既济理论运用于心肾以外的其他脏腑关系等。但傅氏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,如“室女鬼胎”一篇中,将所

出“鬼胎”等邪祟之物视为“阴物”,故用“荡邪汤”下胎后,反重用补阳气而非补阴血之品,论其因由,傅山的解释为:“倘重用补阴之品,则以阴招阴,吾恐鬼胎虽下,而鬼气未必不再侵,故必以补阳为上策”故在研读时也当有判别。但总的来说,书中绝大部分内容是有其道理的,如果因为对易学理论的不理解和不认同而轻慢其道,对我们研读先贤所传经典,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,更非治学之道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罗元恺.中医妇科学[M]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6:7-8.
- [2] 马宝璋,齐 聪.中医妇科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2:10-18.
- [3] 谈 勇.中医妇科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6:12-20.
- [4] 罗颂平,刘雁峰.中医妇科学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6:15-22.
- [5] 刘敏如,谭方信.中医妇产科学[M].2版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1:30-31.
- [6] 杜金行,李春岩,贺 琳.试论心肾相交、水火既济[J].中华中医药杂志,2007,22(2):77-80.
- [7] 蒙 珊,吕计宝.从“既济”卦解析隔附子灸的临床作用[J].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2,36(3):314-315.
- [8] 刘永成.《易》之“需”、“既济”与“未济”卦的中医学解释[J].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,2011,9(1):154-155.
- [9] 陈 敏,李赛美.浅述易学思想对《伤寒论》的影响[J].中医杂志,2013,54(2):96-98.
- [10] 傅 山.傅青主女科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7:4.
- [11] 陈德邦.浅谈坎离与心肾[J].内蒙古中医药,2012,31(9):54-55.
- [12] 赵怀舟,王小芸.傅山医方医术管窥[J].中国书法,2017(1):160-165.

(本文编辑 李路丹)